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三

臣何喬遠恭

典謨記

大祖高皇帝三

八年正月增祀功臣華雲龍等百八人于雞籠山廟上曰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亂離遇此此心惻然誓清四海以同家安若天下民有一失所非惟代天之工不盡亦昧朕初志郡縣其訪求無告者給屋舍衣食山陽縣民父得罪當杖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勵天下釋之丙子月食

命天下立社學二月命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徙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御製資世通訓成其文曰朕幼家貧親老無資求師兄弟力畝畝間更入緇流昧聖賢道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嘗聽之忽遇羣雄並起命如履氷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大與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日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羣言加以比較其言當者非斯人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上古哲王道與天同是以能統寰宇之大育教

民之重今朕匪才薄德乃握乾符而代理宵晝弗寧念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詮釋繁詞愈愚後學特總確論託謁者評之述厥直意利今後人有謁者來見謂朕曰元君否政豪傑競生民不保命今羣雄盡靡君主億兆政令可得聞乎朕曰罔知謁者曰堯舜之道其覲之乎曰觀其道何如曰儉曰素曰勤曰敬曰祀曰戎曰親曰內曰外曰孝曰慈曰信曰仁曰智曰勇曰嚴曰愛曰以時謁者曰請細名之曰夫儉勿過用物素不華所居勤者晝夜不忘於事不息於當爲也敬則不遑暇食以措諸安祀謹百神之

祭戎乃張皇六師以禦敵侮親則親九族內曰內宮分定而不紊外曰外政內庭不以干孝孝於父母慈慈於爲父信信於始終不變仁仁於善良不罪智智於無道可誅勇勇於當爲者爲嚴嚴於威儀以正百官愛愛民如子以時者使民不奪之謂者曰備矣何謂罔知曰聖人之道也朕欲倣之欲妄相博苦志以戰猶未得退朕謂謁者曰爾士耳亦學帝王之政耶曰士學帝王政者欲爲帝王師也臣年七十有五矣壯不逢君老矣乎空懷之自謂卒世無可陳上帝垂禍得逢陛下臣雖衰朽尚欲爲陛下思之五荒不可

作微行可絕游是臣所以為陛下思也朕謂諂者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無終者何曰非仁不終非忠不終非知三報一祀者不終何謂仁仁愛於善人及萬物何謂忠竭己以奉君何謂三報一祀三報一曰報君格君之非美君之政助君以仁此報君也二曰報親孝奉父母溫凊甘旨勤微不怠懇切幾諫沒身而不陷父母此報親也三曰報民天生民無主必亂故生君主之君設百官助理之民恐有衆暴寡強凌弱所以樂供稅於君君得稅而分給百官特高其位而祿其家使公正於朝堂若果受斯職行斯道證民以

是非問民以疾苦則福壽無窮此報民也一祀曰祀鬼神也臣受職於外君托以其方隅事無有不可舉當欲政令與鬼神祀何但樂其身而充其腹忘其所祀民苦不憂是人神所共怒也故夫有一於此不得其死朕謂謁者曰世有烝民多貧而不富多罪而不寧累化而不從奈何謁者曰有自來矣父母生其身國王育其命民愚失所報鬼神折磨之是有貧罪不寧之患終世而不免朕曰民人父母保養之君何有哉曰父母所養身君所養命何謂君養命王綱振而強暴息父母妻子各得性命所有家資能保守之母

敢有盜毋敢有殺是謂非君民不可得活愚民不知所以役而不赴賦而不共甚有誹謗因此獲貧獲罪不得寧也朕曰方今亦有富而須貧而良者鬼神何不顯報之曰陰法遲而不漏陽憲速而有逃非身卽子不可免者朕曰民生而事父母朝出必告暮歸必見歸必告吉凶使父母衆無疑或有不道諫之以正若是孝子也其能親親鄰鄰者堅守其義若是者卒世而不貧何也六親九族鄰里之中必有富者人能富不嫌貧他日子孫或貧親鄰必養之是爲不貧若見饑寒下賤能不欺侮又給衣食其將大昌見親鄰

有財其人愚若詐而取若欺而盜竊者鬼神禍焉若生子而教不爲非有女則教以善事夫爲人夫教妻以柔爲人妻諫夫以良爲人弟兄所言是從之言不是則諫之處朋友見善者習之見惡者去之豈不志人者歟朕謂詞者曰士能矣有不得位者何詞者曰古今稱能士者名而已非識時務安得位焉若夫尹出有莘說起版築望來磻溪甯戚扣角百里奚牧牛諸葛亮耕南陽此皆善士善賢也曰數賢者未得位則何事曰有志於爲造趨艱難而求日用別是非以畜其衷未嘗忘所操棄所慮曰何施而可曰在格物

之至精慮人事之過熟將大矣哉安得不爲君用若
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訣舉咬文嚼字以妨後學
論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
朕謂諸者曰農勞矣有足食有不足食者何謂者曰
有勤有惰日出而作日入而歸因地而耕以時而種
勤除稂莠以時收之儉用不奢酷暑熱午嚴寒不爐
忘身措工身絕奢侈厚奉父母誠信親鄰聞王令而
不違此勤農也天地鑒禾苗茂於斯順昌而歲登日
出而眠日在而歸不察地利失時而種稂莠怠除時
至無收徼得不足身用過之父母薄奉親鄰誠失聞

王令不畏此惰農也天地鑒禾苗不成於斯否昌雖通天下之豐年穀乃不登朕謂謁者曰工巧矣不能昌其家云何謁者曰雖使精小人而已又無高見遠識而正己曰小人矣見識正己又安用之曰貴者工其貴賤者工其賤依國命以施巧無知者不得犯分此正己者也今也不審國所命富貴貧賤所合得僭修踰制主者欲之使藝者從之行與主者兩亡其身家不昌乎哉朕謂謁者曰商瀸矣不能昌其家云何謁者曰重利無厭詐取者甚多兩平者閒有鬼神鑒見所以或貧加於詐或富加於兩平者或又貧者富

富者貧者各彼心之不同貧者獲富以其革詐而用
誠富者貧之因棄兩平而尚詐若用兩平利本俱長
目無禍矣歟謂謁者曰古者四民今有僧道加此二
流民業六矣既終其身果佛僊歟抑罪愆歟曰皆有
之曰何爲而達佛與僊何爲而受罪與愆曰去貪嗔
而不妄想閑眞陽而富靈神其爲僧也佛其爲道也
僊貪嗔妄想放眞陽張靈神墮落淵深永劫尚苦曰
縱未達佛與僊有罪深者乎曰本性不悟久處其中
罪一也家貧親老終無歸養罪二也道不成絕後嗣
罪三也酒色罪四也曰可使無乎曰不可曰何故曰

益王綱而利良善凶頑是化世所不知其功以其理道之幽微王臣無憎愛其教或憎或愛皆非王臣之所爲若悉民樂從者世道昌王臣仁矣朕謂謁者曰世人愚多賢少云何曰父母蠢而愚其子夫何故曰幼不師人所以予愚曰愚有幾曰有七一曰不知理二曰不孝三曰不知耻四曰非理傷人五曰賊六曰妖七曰癡曰愚癡異乎曰愚者不知古聖之理其初未必與俱生癡因愚久當爲不爲不當爲而爲非寒暑所侵患五臟者也朕謂謁者曰有父母不賢不愚子無師而乃仁和六親孝父母弟於兄信朋友睦四

鄰農者勸農士者博精於人事其源云何曰父母不賢不愚淳心之人也雖不外張內必有理其子不見師必父母為之以自訓或子能詢衆雖無常師聽衆所長積之於心甚於一師之學夫一師之學一人之見也聽衆所長不博精澈朕謂諸者曰曩者天下安樂矣何故小民羣然趨凶擅倡號首初皆雄猛不數年月如冰日雪湯是則云何謂諸者曰愚昧之徒自古有之往往被殺久之又生云何不學昧理與小人處奸頑積心是為無道之君禍是為新興之君福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張角隋之宋子賢唐之王懷古

宋之王則皆不得死可不戒歟謂者謂朕曰世有民禍者曰何謂民禍曰如一村有百家一城有萬家或千家其間若有一男子一婦人或造妖言或作頑奸或爲強盜或爲小賊此民禍也朕謂謂者曰自爲自禍何及於民曰彼或誣指鄰里良民或鄰里良民被貪官污吏詐而挾之輕則糜費空家甚者喪身如此之人可得罪乎曰罪之又罪禍之又禍且安得命嗚呼天之鑒人可不畏邪願陛下明政刑以治之謂者謂朕曰世有民福者曰何謂民福曰如一村一城或千萬家爲隣中有一男子一婦人父母有教當身有

德家道昌百事順鄰里若有頑愚敗壞事將作惡者能先知之隨教而改往往如是一村一城人被其教終無禍及此民福也曰如此之人可終世及子孫曰富乎曰上天鑒之福之又福其將大昌願陛下脩教化以廣之三月造寶鈔計田均工役命皇太子祭皇陵遣國子生分教北方諸郡廟張巡許遠于歸德州洪武正韻成先是上諭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等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廣詢刊定之至是書成勑宋濂爲序四月辛卯上幸中都丁巳還京五月初上擇國子生年少聰敏有讀書文華武英二

堂謂之小秀才至是竝命爲御史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即解官命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顧時爲左副副將軍整搠軍馬於北平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有司審擇之遂命戶部籍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諸道訪聚以聞命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

是年劉基卒

九年正月丙辰簡取有罪官吏謫鳳陽屯田者五百餘人命中書量用之三月詔曰朕建都江左于今九

年西征燉煌北討沙漠需軍甲仗皆資山陝且外有
轉運之艱而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民勞未息比
稽儲蓄已有餘矣夏秋稅糧其盡蠲之河南福建江
浙北平湖廣及直隸揚淮安池安慶徽亦與蠲免五
月以宮殿匠作有乘危負重不幸死者令工部給棺
櫝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
爲文遣祭之六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重
建奉先殿成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遣祀歷代
帝王陵寢禁樵牧百步內設守陵戶二人損崩者封
培之三年一遣祭諸郡邑所祀忠臣烈士祠宇不治

者將葺焉分遣國子生修岳鎮海瀆祠宇賜巾衣靴襪所至齋沐行事九月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當謹備可遍諭諸將雖左右將較勿令相近故元閹宦尤宜防之賜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璽書曰朕觀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馭與不能馭耳君者馭臣臣者馭吏夫胥吏小人何預治亂吏詐則蠹政政隳則民不安故亂繇此成朕欲上官馭吏禮而嚴之法奈何貪官動爲下持莫敢誰何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當哉唯仁人能好能惡故往

諭爾尚終始能其官閏九月詔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靜居自咎唯冀臣民直言朕過於戲惟忠且仁能鑑斯道十月新太廟成詔諸王練兵於鳳陽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因曰人君不惑聲色宮闈禁嚴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無女寵禍不牽私愛裁以至公則無外戚禍掃除供給不假兵權則無宦寺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壅蔽謹下移則無權臣禍修武備謹邊防則無夷狄禍靖江王守謙之國乙未月食而暈十二月頒建言格式序之曰嗚呼爲君難爲臣不易茹

太素是也朕見災異萬端特命臣民許言朕過既出逾月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參政宋善閻鈍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崇信知縣潘自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福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簡閱教傳奎黃巖縣[illegible]徐季清安吉衛軍丘紋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一十五人惟其言者印善鈍奎秉正化奎景八人不可行者六人自仲容謙季清紋懋假公營私而罪者一人鄭士利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萬七千言言五事朕命中書郎中

敕立誦之至六千三百七十言言不當朕怒朴之次日中夜朕卧榻上令人復誦直至萬六千五百言方有五事言僅五百餘而已而四事可施行吁難哉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君君亦常反責臣以難爲臣不易至斯而見故立上書陳言式繁文過式者罪之太素澤州人五年開設四川按察太素爲使執法平允民號不冤入爲主事累官刑部侍郎僉都御史以事謫翰林簡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瀕死太祖屢宥之久之又因事謫御史出參江西復召還命大都督府同知沐英馳傳詣關陝西至熙河問民疾苦上謂中書省臣曰元末選法淹弊選人久守之資則糊口卜醫使賢者喪所守今亦閒久客空之其自今選

後皆于道里費有司差品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月給足自支而已死亡棺斂曷所出自今弖樽葬之著爲令

十年三月詔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傜役三年子孫才可任者聽赴京勅國子監助教錢宰曰爾積學訓士士方有矜式引年而歸朕甚念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尚師表一鄉開誘後進不愧古者鄉大夫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一年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帝子員貢入太學條教甚嚴士方惴惴懼爲法所種莫有樂學者宰莊重和易諄生輒戀戀不能舍十年以老乞休宰謝歸宣上德意有從游者開迪不倦二十年詔徵天下儒臣定正書傳宰復以薦至時建酒賜初[illegible][illegible]彭[illegible][illegible]上人各[illegible]詠歌詩以謝上覺之

大悅復諭旨諸儒有老疾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者
矣皆請留上喜曰誤知諸書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處
之書成賜宰等宴鈔命馳傳歸又三年宰乃卒壽九
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
下諸作及古詩十
九首詞林稱之　上與翰林諸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
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
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
三年矣嘗於清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
去丈許盡一夜太陰漸過而東矣繇此觀之蓋右旋
也曆家亦嘗論焉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之稽賑者
曰荆蘄水朕寢食不安乾坐視民死不在念有內侍

以久事內廷泛言及朝政卽日斥還鄉終身不齒六月令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命中外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奏聞日使練政七月初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八月屋圜丘爲大祀殿而將合祭焉改建社稷於闕右亦定合祭禮九月上謂侍臣曰荒君怠主莫不藉口無爲孰知無逸乃逸不則帝舜何曰倦勤大禹何曰惜陰文王何曰不遑食朕未旦臨朝晡後還宮夜披衣數起仰觀天象一星失次卽爲憂惕量度民事次第筆記待旦發遣非不欲暫安惟祗畏天命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

肱既惰元首叢脞故言及此十月觀心亭成名學士宋濂曰人心出入操存寔難朕罔敢遐逸如井中魚雖不越範圍未免跳躑茲有事天地宗社之日於此致齋庶幾凝神體道上契冲漠將事之時對越在天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上曰十月乙卯熒惑犯輿鬼占云主冢宰凶貴人下獄死不爾則火災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特勑中書使諸大臣知改愆省過焉制賜百官公田以供祿俸十一月改作大內宮殿成上悅其不侈謂侍臣曰朕夙夜慮驕盈凡有興作量度

再三不獲已乃爲亦未嘗敢侈皇后宮中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皆非矯飾實恐傷民財殄天物皆對曰善上曰爾等歲祿有限日費無窮儻或過度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與共簣之丁亥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己丑月食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特赦之召諭將相大臣曰昔廖永忠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朕甚惜焉朕祭祀之時一心奏格及遣爾輩輒多私利慢神國家宮室之外未嘗築一臺榭汝輩私取材木自廣結構僉皆相從皆赦不治夫法度者朝廷所以一天下也爲功臣誅之再三

難矣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是以爵位傳無窮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命諸司啓事東宮者二三大臣參決然後以奏更定外官九年爲任諭來朝按察司官曰爾等膺秩受祿民隱未盡知恤非恥歟新制考績必待九年其各還司愼乃憲度毋玩民事而干天紀後能復見朕則爲奉職矣

十一年正月冊皇子椿爲蜀王柏爲德王桂爲豫王楧爲漢王植爲衛王改封吳王橚爲周王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爲三等稱職無過者賜坐宴有過稱職者宴不坐有

逼下馮職不預宴立于門宴者出乃退命庶官有材能者不次擢之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四月安東沭陽二縣有野鬼數百夜持炬遺致牲醴而勅問之曰有元之亂民死莫計爾豈無主欲人祀歟親屬永隔有遺恨歟訖於井命究未伸歟有司怠恭怒之忿歟朕於正直之鬼未當缺祭非所當祭則不敢使爾宜福其當福而禍其當禍者勿驚動吾民建皇陵碑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

宗學英淵主德不我穢呼吒帛昇既不與地鄰里偶
張忽界兄之游處恩此黃樂殯無榆痛被體恐索浮
權三尺貧何賁稱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主
許不崇遊殺議幼東歸故鄉鍾天無甫遺煌騰將里
八該食章文焉懂寺乃何有心驚若任乃與兄計如
何是常光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
天白日流斷心別見弟異路京動適慕莊氏老母為
我籌靈道子相從備體馨香容門禮偏出入偕房居
來南月寺主封會眾各為計雲水縣興我何作為百
無所長茶親自辱餉天茫茫既非可倚佀影相將突
朝樹兩急進暮投古寺以韓路仰穹崖崖鬼而倚碧
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竟父母無有志落應
而飲洋丙風鶴淚侯新涯以飛霜身如漾逐風而不
止心淚滾乎濤湯一淨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靈蔣
乃長淮盜起民生攘讓於是思觀之心昭若日遙盼
乎家舜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往方三載而又雄
首跡梁初起汝額次及風陽之南牖未歲陷城深高
城陞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趨降既歲且
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楊嘗此之際迫迫而
無己誠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日果來乎以待罪赤奮

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
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
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阱城
後破無伺而剝少須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
式行元兵訐罪將士湯湯一獲不得再遺再羈移營
易壘旌旅湘罡已而解去棄戈與錄予脫旅隊馭馬
控超出遊南上氣舒而光倡貴夫以入伍事業是匡
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爾幸慶清流成守滁
陽思親謫舊終日慨慷知伸姊己逝倜存騎馬與甥
雙驗馬引兒來我摟外揚見甥如見娘此特孟嫂赤
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兒已殘又數載弱遺寡稀
對侍蓮因兵南北主許忙忙一特會豪切再生牽表
許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鍋輩雄益驅飲
食不浸暫戊抑州東渡大江首撫始熟繿儀是尚遂
定建業四穹關防礪兵旅馬靜看頭頃摩雄自爲乎
聲鼓之矛天下縱鼓元濶不摈乎侵世逞之法豪謀
何旨乎良方子乃殘皇六師彩旗角亢勇者勁力智
旨贊襄親祉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丶疆命
六將專豪乎乎吳越脊春韃乎莊種再有乎伊洛養
西地險河湟入胡鄙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

若星鉅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聞中郎定市甚至簫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徵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記事之體已定毋精潔乎丞嘗推躬桑周極之恩難報勤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殿齋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顧時時而來饗五月丙戊月食存問蘇松嘉湖民之被水災者戶賜米一石免其逋賦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六月遣祭之曰當宋末造中原豪傑故非一人君祖宗起沙漠而遂有之及君父子垂衣何期失焉朕托身緇流又何期得之天也嗚呼曩者因君與羣臣之固志是用鄰好不修我不敢多使進比聞君長往念昔元孫安忍不

帝行人致奠唯靈如在八月詔曰興王定亂肇福天下唯思民之勞先朕率兵渡江姑熟金陵京畿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版圖六州四縣久勞於前朕不忘于我子孫今年秋糧特蠲免勅李善長等曰卿等董大祀殿工有日矣善撫梓人速成之來日實朕父母飭勞辰勿離作所而慢重事十一月以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往征癸未月食賜布政使魏鑑臧哲徐中前知府李亨米及鈔勅曰卿等守服朕未嘗忘也恐艱日給特賜家用服滿來朝共圖至理弛

蘇松嘉湖杭五府漁課

十二年正月始以是月合祀天地於大祀殿先齋三日風和日暖夜升壇澄霽尤甚上大悅祀成勑曰有國先祀禮起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酹酒奉羞甚慇懃矣先敬後怠亦人情也禮繁將久必至褻焉孔子不觀既灌而往者也朕周旋神所十有一年慮恐不誠更社稷而合祀之既神乃歡今合祀天地上下欣悅若不令儒臣紀而文之何以知上帝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命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洮州諸番之叛服不常者詔

丁憂官在任三年之上無贓犯者月加品級于半俸在任三年者加品級于全俸三月以養其廉著爲令命國子生居京師久有父母俱存或父母亡伯叔父母存者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爲道費其父母或祖父母伯叔父母存者賜帛二疋二月勅曰雨雪經旬嚴凝切骨朕思微時此際衣單食薄艱苦特甚今重居襲裘猶覺寒體京城孤老不知作何度日爾中書下府尹三等給鹽以十觔上毋稽如勅三月勅諭國子師生曰師也者模範其志竭胸中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而訓昔仲尼入周廟閱三緘於西階戒妄

言者也如其法異何嘗禁拘國子學正李思迪馬懿
朕日名同遊望時開朕乃非有所問終日不語遣侍
東宮亦復如之或因傍言問及不過就他人言以對
畢後未嘗効誠此深其所學秘而務獨善者耶故勑
師徒必達模範之所以勑曰朕暇中觀幼儒權官人
讀書少解作字無法束手閒目一日一月而已嗚呼
光陰不待人逸也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從
衰至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矣朕給之紙筆令日講
四書一章先儒古文一篇明日皆來其先儒古文多
以韓柳將至朕聽觀問難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

意者有之尋行數墨是愚夫也粗知大意不究精也夫土木之功非勞人則弗成既成無益是害民也郴于厚之兄司牧邑州構亭焉退山巔斯逸樂也郴于不規乃詠亭美夫令是山突然倚天杳然插淵巖深谷迴日旭霞飛亦神僊之宅於民何利予見焉退山茅亭記文之無益也幼學亦以將至空逾日月此其一端可不戒哉四月勅李文忠沐英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戰鬭己未太白見東方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宜順時追擊番寇諭吏部曰朕思創業以來文武羣臣宣力効勞皆天之賜今多年高宜令

致仕樂其壽考秩三品以上者仍舊四品以下各陞一等給之勅誥以示寵章六月命東宮傅藻等纂春秋本末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八月勅宋國公馮勝曰命爾督建周王宮室聞將以九月興工夫中原之民所恃二麥此其播種時勅至放還之十月戊寅月食十一月封仇成安慶侯藍玉永昌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十二月命中書禮部曰在昔聖賢耳聰目明口究方寸乾乾不息無不及

也猶特設無上之誠謀鬼神以決與書不云乎七稽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今尚缺斯官爾中書禮部下諸布政司廣訪之而朕將驗用之貶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賜勅曰諭怠政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事軍中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即默不舉兩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究坐居終歲興造未嘗出視工役微鉅有問莫答所在祀神畧不涉心自居太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唯從他官剖决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記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惡自當明其不善何自幽隱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又

匿不言奸狀觀爾爲也君之利害乃坐視之民之與
除莫知所計安享大祿無忠無功追斬其首用示柔
奸肆侮之臣爾自舒心量己以歸冥冥勑曰朕觀孟
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隊斯常民也故超
出之所以超者去諸不善行衆所善猶謂壽常必求
諸無上以斯之爲尚朕設官分治但見官吏懷私賄
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祿俸之優以殺其身書不云
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之說也日行月紀終身不
忘臣君之政兼善之德崇功廣業務欲出超行斯數
者其身名世其家厚祿故昔聖賢以爲無上以爲其

積似薄其達似遲小人見也今茲官吏舞文弄法紊亂條章何有孟氏教改爾勅諭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日聞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求附可盡却之夫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求居異鄉者中國初寧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開小釁使得藉口構患是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十三年正月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伏誅黨與皆連坐故學士宋濂在坐小安置之茂州遂罷設丞相任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分理事務自是奸臣貪吏益嚴誅責命吏部選官以北平

山東西陝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
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之人用于北平山東西陝河南
四川廣東西福建廣東西福建之人用于山東西陝
河南四川考覈不稱及爲事罷降者不分南北悉于
廣東西福建汀州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遷
用以示勸懲賜儒士監生孝廉人材初入仕者衣人
三襲鈔各有差二月詔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
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者上諭皇太子諸
王曰吾平日無優伶贄狎無酣歌夜飲正宮無自縱
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朝政稽衆參決惟善是從燕

閒之際一人之論尤加維審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非疾弗憒以此自防猶恐不及與爾言之使知持守之道以故元國公脫火赤樞密知院愛足大屯和林命西平侯沐英率陝西兵討之遣應天府官祀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五廟命舉至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學之士月給廩餼禮部主事一人掌之三月減蘇松嘉湖四府賦額定六部官制西平侯擒脫火赤愛足等於亦集乃路盡獲其部曲四月御製詩文賜翰林應奉陳溥編修楊美和致仕命羣臣各舉所知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爲鄖國

公豫章侯胡美爲臨川侯五月詔曰朕以菲德託萬
姓之上不期宰輔失寄肆奸擅權使賢愚陷罪朕思
創業之初念生民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
餘黨錄刑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五月
甲午時及申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天下有罪自十
惡外咸赦除之釋在京及臨濠屯作者命韓國公李
善長理御史臺事鐍天下今歲秋糧令坐事免官者
自思無情則身來朝仍授以職命吏部銓次舉到人
才皆授官人賜夏衣一襲勅諭之曰朕非村胥書自
思不制奸頑故勑有司求士何期任官忘修當犯之

日律如條章終不可禁天下布政司以貞士至朝有
曰矣朕特勑問是皆來■民歲朝廷得失有司利病
宜莫不知既得授官當匡朕失去有司病然後利焉
命羣臣各舉所知大召天下賢士六月雷震奉天門
上避正殿罷諸王府造宮之役置諫院官左右司諫
各一人答太師李善長等制曰朕弗克行仁乖上帝
后土之好生負海岳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
奉命著跡殿廷雖不寧於此時恐忽忘於永久卿請
朝正殿朕不違羣情賴爾臣民毋隱輔匡羣臣請今
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又請制曰父母劬勞

罔極昊天當生之日痛心無已所以奉祀靜居無敢
歌歡卿等數云天下太平及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
違羣情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自是在外諸司五品
以上者聽表賀明歲爲始八月置應天府儒學設教
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六十人制天下學校諸生廩
膳人米日一升給魚肉鹽醯九月徵儒士王本等至
京勅日朕興艱難朝無良佐道乖政靡弗獲泰安四
凶雖誅賢士未至今得爾諸儒旬有餘日厥志未知
特爾勅問果志秉忠誠可交神明與朕同遊以康天
下癸卯月食乙巳天壽聖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

羣臣謹身殿自是歲爲常始置四輔官分職四時責以燮理陰陽之政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告于太廟而後命之以王本李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未得其人使兼攝命坐講圖像賜襲衣若待漏院記勅曰有華爲政咸有一德傳巖在朝用佐思道朕命爾四輔必欲均調四時合德人天卿等愼之王本不知何許人以吏部尚書范敏薦至上召問所志本以報稱對上悅尋爲儒士張叔廉隙貞宋訥教諭石璞揚盤訓導曹文壽張武李齊上皆名用之其年尋彼標祠　李祐安邑人以孝行重於鄉爲時宿儒亦以范敏薦至後以老乞還鄉　龔斆鉛山人學問該讀德行敦實爲四輔之明年以春夏不若與源等皆逕歸後再起爲國子監祭酒嘗監生吉聚選家不以

委闕上慈置之法　杜斅壺關人勤慎力學年十五
善易文長通五經尤深於易元末省院辟不起擢
因輔官舉宋訥爲祭酒上稱其得人每入見賜坐咨
訪累錫珍饌襲衣賜數束花親與賡詩尊以老病告
歸卒　趙民望藁城人後以老致仕　吳源字性詻
博莆田人以興化府學教授擢至後歷國子司業

曰曩奸臣弄權百職罔忠遂致刑典濫所授有司皆
出編氓宜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舊任末代者若仍
前非則國有常憲復諭王本等曰卿受斯任民生繫
焉可不重乎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掌茲二儀敬事
不可有乖十月勅王本等曰是春徂秋天災疊見惟
秋之暮天氣尚暄諭爾齋沐精勤爾等奉命盡誠候
及立冬朔風釀寒以成未令嗚呼感應如響古者三

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乖戾則曰失職卿等尚竭忠勤用佐厥終申諭有司舉士非人者罰無貸是時朝臣所舉賢能莫不徵用因再諭天下有司加意詢訪必求眞才吏部引見國子監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面諭之以撫民事君之道十二月勅曰朕聞士有五患焉患同庶人不同庶人矣患無學學矣患不齒於志學者齒於志學者矣患無官官矣患不忠忠矣患不孝承勅郎儀等以生員選入國學異庶人矣未及數年授以官出同學者矣今各言歸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將歸祭者亦斯知孝矣

惟志學忠君未審何若若患不出於志學而忠君則當思孟軻三鼎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微士之享也有鼎乃貴貴有厚薄以三五鼎者則必思志學而忠君矣是月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八百六十餘人悉授官封李新爲崇山侯

十四年正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爲副將軍傅友德爲右副將軍討之命新授官者各舉文學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及才幹之士凡五等命吏部凡郡縣所舉至諸

科賢才日引至端門廡下令四輔官諫院官與論議以觀其才能命諸公侯武臣遣子弟授經國學詔曰哲士幽潛而闕阻天道動忍以增能士隱耕釣困羈旅高才至智不能伸者有司以禮敦致朕將尊顯之命刑部聽兩造之辭果有罪驗正以五刑議定入奏既奏錄所被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讞四輔官封駮著爲令二月以諫院右司諫石中判祿司左司副夏守忠公直敢言人賜鈔千錠諭禮部申明鄉飲酒禮更設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分兩人曰左右三月詔曰唐虞三代刑

措不用朕夙夜究心未臻斯効良繇委任非人其大赦天下與更始復置諸道提刑按察司并定諸道分司詔刑部犯流徒罪者毋處以荒地定道里遠近居之生聚之處以全其生勅內外倉庫司局官各舉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一人勅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禮部侍郎劉崧曰古賢能之士人君不忍其去以益國也朕用非人賢才避位卿忍去朕特名爾敬爲國子祭酒崧爲司業其來毋稽乙亥月食賜宋國公馮勝命節制河南息民練士佐大將軍征虜勅刑部官吏受賂者必求遁賂之人併罪之家徙邊命郡縣訪

求明經老儒士爲儒學訓導勅致仕四輔官龔斆曰義官卿四輔卿乃告老今司業缺員爲朕一來坐以教道無奔趨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美亦儒者素志也四月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下諭祭酒李敬曰劉向說苑多載前言往行朕時觀省深有勸戒律令國家法制參酌古今可達刑辟宜令諸生相兼讀講大將軍徐達等征胡克之上謂刑部臣曰惡名人所耻仕者孰不欲保爵祿彰善譽或差或誤雖悔無及自今犯者宥罪復職榜過門端改則除之五月五溪蠻作亂賜江夏侯周德興手書曰忠武之臣盡

筋力禦災捍患身終乃已朕史書見之常歎羨焉溪
蠻爲盜方命壯帥卿時侍傍卽願請征朕不覺與歎
豈謂古有今無朕憫卿年邁卿必固請凱旋之日賜
田一莊以爲世祿嗚呼勤忠不怠非卿者誰六月賜
國子生布帛各一匹時於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
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道德經濟
之學以期大用日老秀才累有羅綺襲衣巾靴之之
賜九月元遺孽把匝剌瓦爾密據雲南未服命潁川
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率軍士三十餘萬往征師行

上餞諸將龍江命徐達鎮北平建滁陽王廟滁州勑刑部曰唐虞之世罪疑唯輕四凶之誅止于流竄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小過或加苛刻朕甚憫焉自今十惡眞犯决如律餘皆減死論上謂四輔官王本曰天於君猶父於子有警敢不懼朕與卿等皆當謹愼無違周德興征五溪蠻蠻人皆散走復命討諸洞長官之作亂者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命法司論囚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决詔曰朕思創業之初勞苦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國五郡特甚其盡免今歲

秋權遣御史分按諸道罪囚重者送京師從大理寺
詳讞賜國子學官冬衣十一月復置大理寺審刑司
賜國子生冬至節儀十二月賜明年正旦元宵節儀
命翰林院官考駁諸司奏啓頴川侯等率大軍繇貴
廣轉普定下牂牁奇軍繇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
大會于曲靖未至雲南十里許大霧靄元將達理麻
拒烏白江爲陳我師泅水奮擊之生擒達理麻遂分
兵逆可渡河把匝剌瓦爾密遁至普寧率妻子死之
雲南平
十五年正月曲靖諸路故元官皆詣永昌侯降始置

諸司勘合編類華夷譯語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聚汝南侯思祖署事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閏二月遣使賜雲南諸土酋冠帶給誥勅任本州知州等官勅征南將軍友德取大理藍玉沐英進攻克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諭刑官曰笞杖雖輕亦傷肌膚自今犯者送滁州種苜蓿笞十者十日杖十者二十日三月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定征南將士戰功賞格遣使入雲南給勞之置雲南布政司選致仕武臣署其事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詔曰上帝眷

我生靈統一以來時徑雨暘終未凶荒江左民減衣
薄食助我興王之供朕首定中原江西浙西為我越
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山東民東供遼左北
給北平關内民北供山西西入關中二省之民又皆
淳實力田無巧取愚無強凌弱今年夏秋稅糧盡行
免之令國子監生病故者有司給棺具歸喪其家五
月給囚米人日一升新建國學成乙丑上皮弁釋菜
頒學規於師生遂頒釋奠儀注于天下府州縣遣行
人賚勅諭天下有司訪求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
下三十以上聘送至京上曰遼陽早寒土曠人稀朕

不欲置行省勞百姓衛戍之歲餉海上非得已也每聞一夫當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近復有溺死者朕通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法六月詔國子監教官年老者遇暑月及雨雪朔望免朝參命各道選府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願入國學者送京師貴州諸番長皆來朝烏撒諸蠻復叛潁川侯西平侯進擊大敗之八月設科舉取士以三年爲制勅勞潁川侯等曰命爾等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風去草仰致有小叛及入雲南擒首帥曲靖之西敗烏蠻可渡之北席捲金馬碧雞摧堅敵於點蒼山下金齒不

戰卒士而降雕題闇知獻生遺貢檄從百夷之種麽來八佾之邦將軍勞至矣欲勞飲用奈山川險遠特出於心是討真然者是民減死罪戍邊者多製衣食上聞而閔之命還家取資斧與爲期至是五十三人先至上嘉宥之與道理費放還頒學較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臥碑明倫堂左上曰郡邑申明亭勸犯罪姓名故以示戒鄉里有司槩書雜犯小過良善一誤遂累終身自今書犯十惡奸盜詐僞有傷名義贓至徙者非干風化一切除之丙戌馬皇后崩丙申謚曰孝慈以七條考試徵至秀才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

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曰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告朕於是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董倫字安常究予縣人既以蔡亨薦授春坊右贊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鈔錠東宮長駕出為河南左參議三十年以詿誤謫雲南教官時雲南初開學倫用變夷習遠人嚮慕建文元年召入為禮部左侍郎賜之綵几玉鵲杖各一解縉謫河州諸召還之庚辰年命主會試得楊榮楊溥金幼孜胡靖胡濙俱為名臣倫為人篤實仁恕建文中禮遇甚厚倫懇懇言當務睦親不報壬午年成祖入正大統年八十餘矣命致仕數月卒命天下儒士有病卒者有司給槥具舟宜送至其家鑄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特置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二十一人為試僉

事人按治二縣期以周歲轉官陞辭諭之曰吏莫甚貪庸部次之廉問糾舉勿蹈因循庚午葬孝慈皇后勅儒士沈士榮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記月效其君悅之卿八閩志士久守儒道應召而來傑然誠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皆勸矣守此不變與古同名卿宜勉之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英等討平之十月詔來朝官各舉茂才一人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耆儒鮑恂年八十餘余詮張長年亦皆七十餘被徵至上賜坐顧問欲以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辭上曰煩輔導東宮免卿早朝從

容侍對不久聽還庶不負卿平生恂等復固辭皆放歸恂崇憲人授易於吳澄所著有易大諭通政使曾傅等書謝吉安人長年高郵人

秉正曰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懷奸者奉君多智是有作聰明探主嚮是非喋出斯古人所以殞姓陷身爾秉正聰敏幹辦凡有言慮朕常聽從何其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奸夫鰥寡孤獨聖王先恤爾誦古聖是非曉然矣朕憐爾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竊四歲小女聲曰爲貧昔人有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既不能父難種於世朕命閹爾是其罰矣

十六年正月翰林學士吳沉進精誠錄上覽稱善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一人于京師四月贈從征雲南戰没者故龍虎衛指揮使胡[illegible]錢塘衛故千戶袁興官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稅糧六月命刑部議五六月旬時三審五覆之法以盡獄情七月更定冕服制八月諭僉都御史詹徽曰比者政事苟且上下相蒙閩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乃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巡歷訪察之十月頒鄉飲酒圖式于天下十二月賜國子監生讀書燈油

十七年正月命優給故官家屬甲寅月食命官員微

罪罷免者悉送京師用之三月頒科舉成式潁川侯等自雲南班師西平侯留鎮焉甲子大赦四月頒八事於州縣爲絜令諭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予世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予世爵封後軍都督僉事陳桓爲普定侯右軍都督僉事胡海東川侯前軍都督僉事郭英武寧侯張翼鶴慶侯命重從征之賞死者斂骸而丘之五月上曰海運軍士溺死歲二百人骨肉分離遂至永隔悲痛何堪禮部即下所司厚恤其家六月詔天下官吏來朝正者書功于冊圖土地人民俱以臘月臨盡五

日畢至唯雲南逺徼免之命擇審音之人製孔子廟樂器於天下七月勑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命吏部簿錄朝覲官所薦屬官及儒士人材記其舉主姓名任滿考當否爲黜陟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今年官民田租之半八月河決開封蠲被災者賦稅九月籍征南軍士渡江以來隸兵者悉爲小旗令布政司儲備兵食邊衞足三年內地足二年十月河南北平水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陸賢往賑勑河南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曰大河之水天泉也所在牧守仁心吏行

事如律卽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吏不仁不律則洪流洶湧波濤駕平野魚鼈游園林河南河水瀰漫數州民居皆徙朕日夜究心特命駙馬祺等往賑慮不足厚給之恩爾奉行毋怠命吏部徵至儒士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俗美惡察是非而陞黜之所繇陞所繇黜皆使其人知閏十月上曰聞方面多侵郡縣職失治體自今民間庶事自州縣始縣有不公州理之州有不公府理之府有不公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察司彈糾亂政擾民者罪無赦令天下刑獄皆屬都察院評允送大理寺審復

乃決之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憚聽明君受之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入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唯明主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事君在守正

詔文職官年七十者聽致仕給誥勅置遼東都指揮使司及金復海蓋四州儒學以教武官子弟皆立孔子廟十二月定官民居室器用之制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有毆傷孕婦至死當斬其子乞代請裁決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死婦繫二人之命犯人當三死之條與存犯法之父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

其議